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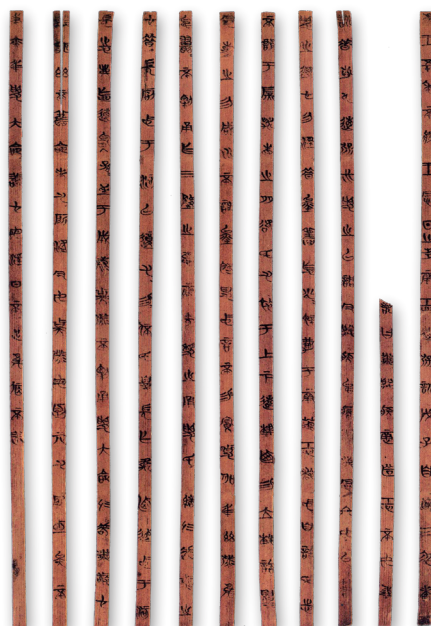
简帛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学生记者 徐欢

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有其学术研究的前沿和尖端，若就当今而论，简帛的发现、整理、研究无疑是热点问题。那么何谓“简帛”？迄今出土的简帛涵盖了哪些重要的内容？整理和研究简帛有什么意义，对哪些学术领域有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所谓“简帛”，指的是简牍和缣帛，是我国古代在尚未出现纸张之前最重要的两种书写材料。简牍由竹木削片制成，而帛则是一种丝织材料。简帛作为古代书写的主要载体，在古代应该是大量存在的，但这两种材料质地都较脆弱易腐，因而能够保存下来的数量较少，所以尤显珍贵。

简帛的发现并不是近年来才有的，早在古代，历史上就有此类发现，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孔壁”与“汲冢”这两次大发现。“孔壁”书是西汉景帝时期受封于曲阜的鲁共王在拆除孔子府宅墙壁时发现的，这批书籍中有《尚书》、《礼记》、《论语》等。“汲冢”书是在西晋武帝时，汲郡人在盗墓时发现的，有竹简75篇，包括了《易经》、《纪年》等。现代竹简的发现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瑞典著名探险家与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在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发现了一批魏晋时期的木简，紧接着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尼雅河下游也发现了一批木简。进入20世纪之后，我国各地也相继出土了数目可观的简帛，尤其是到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学术价值的简帛的出土，学界日益关注这个问题。时至今日，随着清华简的面世，简帛的出土、整



清华简

理、研究俨然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秦汉简牍的发现与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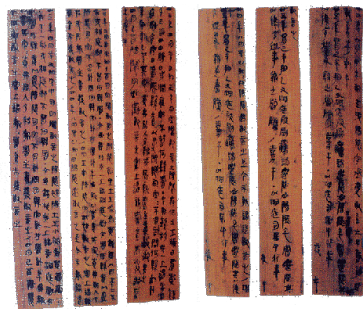
纵观整个20世纪简帛的出土、整理、研究，可以看出其已颇具规模。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简牍数量已经超过了20万枚，就现已公布释文的简牍而言，以汉代的为大宗。比较著名和重要的汉简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临沂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马王堆汉简、张家山汉简、孔家坡汉简、阜阳汉简等。这些汉简相应都有一些释文与研究的文章，以居延汉

简为例，居延汉简共计两批：一批为民国十九年（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现，一般称为“居延汉简”；另一批为1972~1974年间甘肃考古工作人员所发现，一般称为“居延新简”。就前者的释文有很多版本，如由著名历史学家劳榦所撰《居延汉简——考释之部》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居延汉简甲乙篇》，简牍学会的《居延汉简新编》等。就后者的释文现有两种版本，其中《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仅有释文；《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12月）有释文兼图版。虽然一些汉简仍像“居延新简”一样尚未全部进行考释研究，但从目前的状况可见，大部分出土汉简的整理与研究已颇有体系了，所涉及的领域、涵盖的内容亦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关于秦简，20世纪发现的主要有八批：云梦睡虎地秦简、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江陵岳山秦牍、云梦龙岗秦简、江陵杨家山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周家台秦简。由于秦二世而亡，



上博简



秦简

统治时间较短，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政策，因此有关秦代的史料一直是历史研究一个相对的盲点。而这些秦代简牍的出土大大填补了这段空白，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如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挖掘的12座战国至秦代的墓葬中出土了竹简1155枚、残片88枚、木牍2件。其中第十一号墓葬中出土的这1155枚竹简尤其具有研究价值，内容大致涉及10种，归类后大约可以分为《编年记》、《语书》、法律类文书、《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这5类。有关云梦睡虎地秦简的释文和研究的文章很多，释文版本目前已经超过了十种，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等。而关于睡虎地秦简的研究更是涉及到了如文字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等各个领域，还有很多专家学者针对其中的具体简类进行

专项研究，尤其针对法律文书类的研究更是著述浩繁，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总之，对于出土秦简的整理以及释文、研究工作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仍在热烈地进行中。

帛书的出土、整理与研究

较之于简牍，帛书属于丝织品，造价更昂贵，且更难保存，因此集中出土的帛书较少。主要的有马王堆三号墓葬中出土的帛书以及汉代悬壶置遗址出土的悬壶帛书等。悬壶帛书共计10件，均为私人信札，所以从学术的价值上看，马王堆帛书更有研究意义。

马王堆帛书中共有20多种书籍，约12万字，其中尚存今本的有《老子》、《易经》和《战国纵横家书》，其他现均已散佚，涵盖了医学、术数等不同领域。除了帛书，马王堆中还出土了引

导图、地图、天文图等大量帛图。马王堆帛书的出土也引起了新的学术高潮，马王堆汉墓帛书释文陆续刊登在了《考古》、《文物》等刊物上，《马王堆汉墓帛书》定本六辑，也在陆续出版。除《刑德》甲、《刑德》丙、《阴阳五行》甲、《出行占》等数篇外，其余释文及图版均已发表。关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的研究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有对专书的考释，如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韩健平《马王堆古脉书研究》等等，也有针对汉帛整体进行的研究，如对马王堆汉帛中汉字构形系统、常用字素、假借字等的研究。

战国简帛的收藏与研究

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简帛年代大多为秦汉时期的，而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出土的一批竹简，经鉴定乃是战国中期的竹简书；另有一批竹简于1994年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这批竹简与郭店楚简出土时间相近、成书年代也相近，被称为“上博简”。郭店简兼有儒家、道家的著作，上博简包括儒家等方面的书籍约80种。这两个重大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兴趣，成为各大研讨会的焦点，如1999年10月武汉大学举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8月北京大学举办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清华大学召开的“新出楚简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考古、历史、文献、文字学、思想史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楚简进行研究，希望从这些新材料中找到全新的突破口。

简帛的发现、整理、研究意义十分重大。首先从学术思想研究上看，这些简帛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正如李学勤先生一再强调的，由于简帛的出现，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重写。由于这些新材料大量涉及中国传统的核心典籍，并且材料中有大量散佚古籍，对重新校对、释读、研究这些典籍都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这些材料还有助于帮助专家学者进一步理清学术演变与发展的脉络。此外，简帛为历史史实及社会研究填充了大量的素材，从而使一些假想、推论得到了事实依据，更有助于构建古代历史的全貌。

目前，简帛的研究正方兴未艾，清华简的发现无疑又为这股热潮注入了全新的活力。❧